

旧闻辑录

雅士与雪

李光明

冬天,雪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回忆与欢乐。说起雪,漫天的飞雪是天地间最清绝、浪漫的事物。

雪以六角冰棱为形,蘸着亘古的寒冽。古人对雪形容,细到令人心折:霰是初临的细语,粒如碎玉;霰是轻扬的素笺,薄若蝉纱;霰是漫舞的诗行,弥漫天地;霰是凝思的留白,朦胧若梦。在千年岁月的长卷上,雅士与雪,有说不完的故事。

东晋绍兴的一个雪夜,一千多年前的月光与雪色交融,将天地染成皓然一片。王子猷从酣眠中惊醒,推扉而立,雪光的清辉映在眸中,忽然念起远方的友人戴安道。他无半分迟疑,唤来一叶扁舟,便在夜色里溯流而行。七十里水路,寒风吹皱了青衫,雪沫沾湿了须发,他却只拥裘静坐,静听舟楫划破寒波的轻响,如闻天籁。行至戴家门前,叩门的手刚悬在半空,他忽而轻笑转身,留下一句“乘兴而来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”的千古绝唱。这场雪,是囊的轻扬,是魏晋风骨的放达与自在。雪夜访戴,访的不是故人,而是一腔不受俗事羁绊的任性与纯粹,是生命本该有的洒脱模样,如霰雪初落,不染尘俗。

时光流转,雪落黄州。北宋元丰五年,苏轼贬谪此地已近三载,在东坡之上筑就一间草堂,恰逢大雪纷飞,遂名“雪堂”。雪堂简陋,却藏着一方清境:文人墨客于此高谈阔论,田夫野老于此闲话桑麻,窗外雪落簌簌,覆盖了官场的倾轧与尘世的喧嚣;堂内灯火昏黄,照亮的是一颗澄澈豁达的心。苏轼以雪为壁,以心为炉,将颠沛流离的岁月写成许多风雅的诗。他深知“雪盖菜根,春菜旺根”的朴素智慧,亦懂雪的温润与厚重。雪,是苏轼的精神衣冠,如霰雪漫舞,不染纤尘,只留高洁。雪堂之中,没有身份的隔阂,唯有灵魂的相知,正如雪覆盖万物,抹平差异,归于宁静。

再后来,雪落晚明的杭州湖心亭。崇祯五年十二月,大雪三日,湖山俱寂。张岱披蓑衣,驾小舟,独往湖心亭寻雪。

天地一白,长堤仅存一痕,湖心亭不过一点,舟中人渺若两三粒,这般极简的景致,恰如雾的朦胧,藏着极致的孤独。张岱本欲寻一份天地间的寂静,却见亭中早已有人煮酒候雪。两人相视一笑,并未多言,便共饮于风雪之中。酒过三巡,方知对方竟是金陵故人。多年后,故国倾覆,张岱忆起那场雪,仍清晰记得舟中客的金陵口音,雪色苍茫里,藏着山河破碎的怅惘,也藏着对故国月明的眷恋。这场雪,是雾的凝思,是乱世之中文人的家国情怀,重若千钧。

雪是冷的,无数雅士的心却是热的。他们于雪中见天地,见自己,见世界。王子猷的雪,是乘兴的自在,如霰雪初临,纯粹洒脱;苏轼的雪,是豁达的坚守,如霰雪漫舞,温润包容;张岱的雪,是孤绝的眷恋,如霰雪凝思,深沉厚重。这些清灵的意象,恰如三位雅士的灵魂注脚,在不同的时空里,与雪相拥,写就一段段穿越千年的传奇。

而雪的意象,早已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:“程门立雪”的坚守,是雪滋养的师道尊严;“踏雪寻梅”的雅致,是雪映衬的文人风骨;“雪中送炭”的温情,是雪见证的人间暖意。

雪的魅力,不只在雅士的风雅,更在于它的多面性。乡村漫天飞舞的大雪,没有文人笔下的轻盈点缀,却带着田野的厚重与烟火的温热。乡亲们称雪为鹅毛大雪,直白又亲切。这平凡又朴素的场景,与雅士的雪形成奇妙的呼应。雪既是文人笔下的精神寄托,也是寻常百姓的生活底色,它如一面镜子,映照出生命不同姿态,却同样纯粹、实在。

雪落无声,穿越千年,诉说着风雅与风骨。几位雅士与雪的故事,在岁月中沉淀为经典。而我们所要追寻的,从来不是一场完美的雪,而是一颗在风雪中依旧澄澈的雅士之心——如雪白,纯粹无瑕;如雪厚,厚重深沉;如雪韧,历经寒冬而不改本色。

愿我们都能在雪的漫想中,寻回那份久违的从容与风骨,让雪的清辉,照亮心灵的归途,使人生更清雅,更有诗意。

文化博览

藏在家书里的千年温情

张丹

旧时慢时光里,家书是游子心头的风筝线,一头系着故乡炊烟,一头牵着漂泊衣角。如今,笔在信笺上的划痕渐渐淡去,但家书沉淀千年的温度从未消散——它如灶膛未熄的炭火,暖着中华儿女的精神原乡,闪耀着人性最动人的光辉。

家书在国人心中的分量,早在《汉乐府》的吟唱中便已定格。“客从远方来,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,中有尺素书。长跪读素书,书中竟何如?上言加餐食,下言长相忆。”那并非真的烹鱼,而是唤儿开启书信。“长跪读素书”的姿态里,藏着对远方人的极致敬重;“加餐食”“长相忆”的字句间,无华而辞藻,却将烟火人间的牵挂写得入木三分。不过是叮嘱好好吃饭,不过是诉说深切思念,却足以让收信人在孤灯下湿了眼眶。

为了这一纸牵挂,古人建起了跨越山河的邮驿。西周已有驿传雏形,春秋战国的烽烟中,驿马承载着诸侯间的讯息;秦代的十里长亭,是邮人歇脚的驿站,亦是游子望断天涯的起点;至唐代,邮驿更是水陆相通,“一驿过一驿,驿骑如星流。平明发咸阳,暮至陇山头”的诗句,道尽驿卒的奔波,也藏着信笺穿越千里的急切。那些在驿道上扬起的尘土,不是寻常风沙,而是裹挟着思念与期盼的信使。

当太平盛世被战火撕碎,家书的价值便重逾千金。安史之乱的烽火连烧三月,长安沦陷,山河破碎,杜甫在颠沛流离中写下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。这“万金”从来不是夸张——在生离死别的乱世,一封报平安的家书,是绝望中的微光,是支撑人活下去的勇气。那薄薄一张纸,承载着家人的安康,是乱世中的安稳,比任何珍宝都更能慰藉游子的心。

到了宋代,驿站虽日趋完善,平民的通信之路却依旧坎坷。“欲寄彩笺兼尺素,山长水阔知何处”,这里的彩笺是染了色的纸,尺素是一尺白绢,均为古代书信的代称,皆是承载思念的载体。可山高水远,信往何处寄?那份柔肠百转的无奈,是无数普通人的心声——不是不想念,而是连思念都找不到投递的方向,这份惆怅,比山高,比水长。

古人也称家书为“锦书”,这二字里藏着一段凄婉的故事。《晋书·窦滔妻苏氏传》记载,窦滔被贬流沙,妻子苏蕙思念成疾,便织锦为书,将思念织进回文诗里,字句循环往复,读来皆是深情。李清照望着雁阵叹“云中谁寄锦书来,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”,她等的哪里是锦书,分明是远方人的归期,是被月光拉长的思念。那穿梭在云中的雁,成了最动人的信使,承载着世间最纯粹的牵挂。

有些家书,写尽儿女情长,更写透家国大义。清末革命烈士林觉民在黄花岗起义前夜,给妻子陈意映写下《与妻书》,那不是普通的家书,而是生离死别的绝笔。“吾充吾爱汝之心,助天下人爱其所爱,所以敢先汝而死,不顾汝也”,字字泣血,句句含情——他深爱妻子,却更愿以一己之死,换天下人都能与所爱之人相守。我在福州三坊七巷的林觉民故居参观时,隔着橱窗望见那泛黄的信笺,字里行间的赤诚与决绝扑面而来。当给学生们讲解这篇文章时,读到这句总忍不住哽咽,那不是冰冷的文字,而是一颗滚烫的心,在历史长河中永远跳动。

诗人余光中说:“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,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。”邮票承载的,是跨越海峡的家书,是剪不断的乡愁。这一枚小小的邮票,恰是所有家书情感的缩影。其实无论是名人的家书,还是普通人的信笺,都藏着最真挚的情感。

从“鲤鱼传书”的传说,到“鸿雁传书”的期盼;从革命志士的绝笔,到《曾国藩家书》的“耕读”家训及《傅雷家书》的教子之道,都值得后人景仰。《傅雷家书》里,傅雷对傅聪的叮嘱“先做人,再做艺术家”,那一句“赤子孤独了,会创造一个世界”,藏着父辈对子女最深的期许。家书从来都不只是纸与字的组合,它是情感的载体,是精神的传承。

如今,微信秒达,视频即时,世界快得让我们忘了等待的滋味。然而,指尖在屏幕上的敲击,终究缺乏笔在信笺上“沙沙”行走的质感;冰冷的电子光,也映照不出书信里那被泪水与时光浸润过的牵挂。那些藏在信里的思念和牵挂,赤诚与期盼,不会被时光掩埋。即便邮驿已成古迹,笔换成了键盘,家书承载的千古情怀,依旧在岁月中流转,温暖着每一个心怀牵挂的人。因为有些情感,从来都与快慢无关,只与真心相连。

谈古论今

中山印记

傅志伟

我祖籍灵寿县,老家几个爷爷辈的老人脸庞布满血丝,眼珠略呈黄色,有明显的北方少数民族特征。然根据家谱记载,灵寿傅氏世居南京,明初开国有功,被封为锦衣军指挥使,永乐年间,扈驾皇帝朱棣迁往北京,卜居灵寿北关。

古人受限于交通不便,远距离通婚较少,多形成“十里八乡”的通婚圈。为解开心中疑惑,我的目光转向历史上的中山国。

中山国由白狄族鲜虞部落建立,白狄族早期活动于陕北、山西西部一带,被中原诸侯国视为“戎狄”。在白狄各部中,鲜虞部逐渐进入河北中部的太行山东麓,建立了一个有深远影响力的国家——中山国。经历了多次灭国与复国,迁都灵寿后,中山国达到鼎盛,拥有千乘之国的实力,国力跻身“战国第八强”,与魏、韩、赵、燕等国互相称王。“五国相王”事件,标志着其政治地位被中原诸侯正式承认。

中山国的历史是民族融合的典范,白狄作为春秋时期的北方势力,既是中原诸侯的对手,也是文化融合的参与者。平山县三汲乡中山国王陵出土的双翼神兽是河北博物院的“镇馆之宝”,放大版的双翼神兽就坐落在河北博物院门前。

“双翼神兽”形似狮子,生有一双翅膀。神兽前胸宽阔而低沉,头微上扬,阔口微张,做咆哮状,露八齿,长舌上扬,如意云钩形鼻,双目圆睁,桃形耳,双耳中间有独角后弯,角尖前勾;四肢弓曲,利爪抓地,两翼贴于身侧,跃跃欲起。神兽身躯有卷云纹,可以看到中原青铜器的纹饰风格,带翼的特征可能受到了欧亚草原乃至波斯艺术的影响。

中山王铁足铜鼎、夔龙饰刻铭铜方壶、夔夔刻铭铜圆壶合称“中山三器”,因刻有1100余字的珍贵铭文而闻名。篆书铭文字形极度瘦长,整体呈长方形,纵向拉伸感极强,充满上升腾或舒卷的动势。“中山篆”在周代金文基础上,融入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装饰元素,形成了兼收并蓄的独特风貌,被誉为“中国最美古文字”之一。铭文中“毋大而肆,毋富而骄,毋众而嚣”,大谈天命、忠、孝、仁、义、礼、信等,蕴含丰富的儒家思想,证明中山国人从思想上已经与中原诸侯国各族互相融合。

河北博物院另一件镇馆之宝也出土于中山国王陵墓,这件藏品名为“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”,是连接两扇屏风的插座。造型抓取了猛虎噬鹿惊心动魄的瞬间,猛虎三足着地,一爪悬空,正将一只挣扎的小鹿吞入口中,虎鹿力量的悬殊对比和生死冲突极具张力。这种直接表现动物搏斗的题材,充满了草原民族的审美情趣和生活观察。

中山国文化兼具游牧文明与华夏文明特征,出土文物将草原民族钟爱动物搏斗题材、灵动豪放的风格,与中原的礼器造型、错金银工艺完美结合,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中山艺术。

中山国被赵国所灭,其族群最终也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主流之中。孔子在《春秋》中说“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”,祖父辈的面相,也许是北方基因的再现。这种中山印记,提醒我们“民族融合”成就了华夏文明的多元性和辉煌博大。